



【第一回】

荐英武圆通传信，讨昏聩奉忠拟檄

日落时分，巍峨苍翠的凌岩山笼罩在一片迷蒙的暮色里。这是一处福地洞天，远看群山丹崖，直指天际，青山披翠，万壑流泉。驻足山麓，只见巉岩林立，松柏森森，时有山鹰翱翔，白鹤清唳。

凌岩峰下的五斗坪上，一位敝衣跣足的僧人伫立在破败的静慧寺前，僧人苍然古貌、酡颜白眉、银须飘飘，颇有神游八极之表。

长满青苔的山门上巨大的匾额依稀可辨“敕造静慧寺”的字样。释迦牟尼的法身上爬满了枯藤，长满了荆棘，满眼是断臂的金刚、无头的罗汉。

山风呼啸，隐约传来一阵歌声，这声音苍劲而自然，略带有一种禅音道情。

歌声渐近，来者是一位年轻樵夫，身材魁伟，双目有神，眉宇间透出一股英武之气，身着皂色衣裤，足踏一双草履。他猛然发现废墟前伫立着一位老和尚，先是一惊，继而上前施礼问候：“大师何来？”

老僧合掌回礼：“老衲云游天下，今日至此瞻仰瞻仰！”回答字字铿锵、声震林岳。

“天色已晚，长老请随我到村里用斋借宿，如何？我们李家堡向来重佛礼道，大师必受欢迎。”

“恭敬不如从命。”

两人一前一后行走在荒野小道上，心下各自都感到颇有几分缘分。

“施主贵庚？可曾闻得这古寺的来历？”长老合掌而问。

“晚生今年二十一，名唤三虎，”青年将柴担换一个肩，继续道，“听我爷爷讲，这寺大概有三四百年了，据说是西晋的什么皇帝下令修造的，还听说在北魏时就被烧毁了。”

“不错！静慧寺乃西晋武帝时建造，当时寺院宏伟、众僧云集，终年香火不断，远近闻名。可惜太武帝一纸诏书，诛杀天下僧人，焚烧经书，捣毁佛像。一



座名刹就这样顷刻间灰飞烟灭了。唉！”

长老一声长叹，眼前仿佛又浮现出那悲惨的一幕：如林的官兵手执长戈蜂拥而至，几百名老少僧众像牲口一样被驱赶到大雄宝殿内，一阵冲天的火光淹没了撕心裂肺的哭喊声……

老僧还清晰地记得，当时自己正在凌岩峰上采药，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一切惨剧。作为全寺唯一的幸存者，他后来远走他乡，隐居于荒山野岭，朝夕与山林泉石为伴。屈指算来，已一百余年了。

李家堡距离静慧寺八九里山路，他们走到村口时，已繁星满天。老僧凝视着夜空下的深堑高墙，不禁百感交集：一百多年了，山乡依旧，但自己已是银须华发了，总算又回到了故里！

李家堡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大庄院，依山建在一个山坳里，周围四个山头相拥，只有一面开阔，周遭筑有三丈来高的寨墙，二丈来宽的护城河环墙而过，俨然一座大城堡。的确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

这种坞堡在南北朝时期的北方相当普遍。由于长期混战、攻伐频繁，百姓们纷纷依附于高门大户建堡自保，小者几百户，多者上千户，堡主往往是同族或当地的豪强乡绅，堡中人家多是聚族而居。相邻坞堡又多联姻结盟，以求互助。

在年轻樵夫的引领下，他们过了护村桥，进入山村。此时正是掌灯时分，石板铺就的村路两旁散落着低矮的茅草屋，从简陋的房门里漏出的一条条昏暗的光线，照着脚下坎坷的小道。

左右拐了几个弯，来到一个不大的院落前，行至院内，小伙子放下柴担，兴奋地喊道：“爹，来客人啦。”

“谁来了，三虎？”

随着声音，从屋里走出一位鬓发斑白、腰背微驼的老汉，他来到老僧跟前端详了一下，和气地道：“啊，是位长老呀，请进来吧！”

刚一坐下，老僧便道：“老衲今天一来为化斋借宿，二来是为寻亲。我有一侄名唤李来贵，就住在这个村上，算起来有许多年了。”

老汉先是一怔，继而又面带敬慕之色道：“活神仙！活神仙哪！不然怎么还记得我百年前的老祖上呢？您老人家怕是已有百余高龄了吧！”

“阿弥陀佛！”老僧双手合十道，“聚散随缘！今日在山上偶遇三虎，直觉告诉我此乃吾李家之根，果不其然。今日来此老宅，特地来探视家族中人。现在朝廷乃随国公杨坚主政，已经放开了禁令，大兴佛事。想必不久静慧寺院就要重建了，阿弥陀佛！”

听罢，老汉和三虎扑通就跪将下来：“晚辈李成、李三虎给老祖宗请安。”

原来这位老僧就是前朝名僧——一名法师。他自幼生长在李家堡，七岁时因



家贫被父母舍到寺中做了个小沙弥，从此与家里少有往来。他聪颖好学，悟性极高，且一心向佛，终日潜心修炼，成为主持长老的得意弟子。后虽隐居深山，但仍和其他僧尼一起继续苦苦修行，成为法力深厚的世外高僧。他所修炼的禅功已登峰造极，能够延年益寿也就不足为怪了。多少年来，他一直有个心愿，就是要重修静慧寺，前几日得知大周朝的随国公大崇释氏，意欲恢复天下所废寺院，才从秦岭大山中匆匆赶回故土，没曾想，一回来就遇到了自己的后嗣，这岂不是天缘！佛教当兴，天下将一统。一名法师预料今后天下将从大乱走向大治，从分裂走向统一。

然万里锦绣江山，到底谁主沉浮？

推崇佛教的随国公杨坚，时任北周左大丞相，节制百官，此君长相特异，气度不凡，兼宽厚儒雅，文韬武略，众望所归若水流大海。

是啊，大乱思治世乃人之常情。

遥想西晋末年，无数百姓流离失所，西晋王朝也终于走到了尽头。短期的统一又重新走向了分裂。江南司马睿在建康建立了东晋；北方各族首领互相混战，在短短一百二十多年里先后建立了大大小小的国家二十多个，主要的有十五个，加上西南的成汉，人称十六国。直到北魏统一北方。

几百年来，华夏大地兵连祸接，只杀得“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士农工商人心思和，祈盼着圣君明主一统天下，从此永不闻刀兵之声。

仅李家堡一村，百十年间就有上千人死于兵祸，几百个妇女被掳或被奸杀。北周初年，周齐大战，北齐败兵几千人攻破了寨子，开始了野蛮的奸淫烧杀。败兵走后，幸存的人们冒着满村的余烟找寻亲人时，满目凄凉惨不忍睹：砍掉头颅、挑断肚肠的男尸，全身赤裸的女尸，脑浆迸裂的婴儿……

李成父子四人恰巧外出，才幸免于难，可怜老伴横尸村口，十六岁的女儿下落不明。为此，李成病倒了几个月，发誓要报此血海深仇。他督促三个儿子跟族叔李季苦练武艺，为的是将来讨还血债。后来大虎、二虎随周武帝两伐北齐，南下伐陈，虽然先后战死，但李成认为死得其所。

一名法师听完李成的诉说，猛然立起，在屋内转了两圈，转身对三虎道：“本想度你出家，但你俗缘未尽，须得先做一番大事业，二十年后功成圆满再随我修行。”顿了顿，再道，“你要成功名，须得先找到随国公。我师妹的徒儿智仙曾抚养随国公十三年，于他有恩，你可持我交于你的信物，去找智仙师太，由她引荐，定能成功。”

李三虎带着祖公的信物——一只精巧的玉如意和亲笔书信，带着少年郎建功立业的豪情，策马往长安奔去。

智仙师太是个什么样的人呢？随国公杨坚又将怎样安置自己呢？一路上，这



两个简单而又复杂的问题在三虎的脑海里转了无数次。

智仙，俗姓刘，是北齐宗室女，随母姓，文宣帝高洋的亲侄女。文宣帝高洋性情残忍，是一个荒淫成性的皇帝。一天晚上酒酣耳热之际，忽然心血来潮，带着几十名亲信随从闯入其嫂嫂文襄皇后宫中。

高洋早就对美艳绝伦的寡嫂垂涎三尺，只是不得其便。那晚，文襄皇后轻衣淡妆后正和十四岁的女儿在灯下谈论着刚刚学过的《礼记》，高洋突然驾到，娘儿俩忙跪下接驾，高洋瞪着通红的大眼珠子色迷迷地在母女俩的脸上扫来扫去，母女俩羞涩地低下了粉脸。突然，高洋狂笑不已：“朕以为今天只能吃到一块鲜肉，没想到又送来一块嫩肉！”

言毕，托起小侄女的下巴，望着她娇艳的粉腮，故作柔情地低声说：“怎样？解衣伺候吧！”

文襄皇后惊呆了。她知道高洋不是个好东西，在后宫干了不少荒唐事，连太后也不放在眼里，但万万没有想到他竟会下流无耻到毫无人伦的地步。她们毕竟是他的亲嫂子、亲侄女啊！情急中，她只有咚咚地拼命磕头。

“皇上，皇上，不可以啊！她是您的亲侄女，才十四岁啊。皇上，请您看在列祖列宗的分上，饶了这可怜的孩子吧，皇上，文襄给您磕头，给您磕头了……”

高洋蹙紧了眉头，一甩袖子，恶狠狠地说：“你敢坏了朕的兴致？”又转身吩咐，“传令下去，京城所有高氏妇女，连夜火速赶到文襄皇后宫中，不得有误，违者立斩！”

不一时，高氏家族的妇女们全陆续赶来了。她们尚不明白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当她们看到文襄皇后满头是血，却仍不住地给皇帝磕头请求饶恕，而单薄的小公主跪在一旁瑟瑟发抖时，都面面相觑，心下已明白了几分。

高洋的狂暴还没结束，他命所有在场妇女全部脱去衣服，不从者就地处死。

此时，在他眼里，已没有亲疏、没有长幼、没有尊卑，剩下的只有人欲，只有男人和女人，什么王妃、什么命妇、什么公主，全成了他泄欲的工具了。

经过这次毫无人性的“洗劫”，文襄皇后疯了，十四岁的公主也几欲死去，是老太后整日看守着她，劝住了她。从此，她也就心如死灰，抛却了尘念。半年后，削发为尼。入庵后，师从慧明师太，被赐法号“智仙”，心地平静地开始了青灯黄卷、脱胎换骨的漫长生涯。博大精深的佛理开启了她的心智，她以独有的悟性，研习佛法精妙。一日，她幡然大悟，遂得佛法真谛，之后云游四方。抚养杨坚，那是后话。

李三虎在路上行了非止一日，最后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帝都长安。按照祖公吩



咐，先去拜望智仙师太。智仙师太此时在长安城外的水静庵中修行，是此庵的主持。跟着小尼姑，三虎来到了智仙师太的轩堂。

智仙师太虽已年过五十，但岁月风尘似乎没在她脸上留下多少痕迹，人们依然可以领略到她年轻时的风采，她那沉静而恬淡的面容，令人肃然起敬。

“老尼现在可为你写书信一封，举荐你去找随国公，那里正是用人之际。”

谢过智仙师太，三虎拿着书信便登程赶路，不日来到了长安城里。帝都确实与别处不同，只见华厦林立，物阜人丰，热闹非凡。三虎无心观赏，问明了丞相府的去处，就匆匆赶了过去。

丞相府又与别的官衙不同，轩昂壮丽、气派非凡。巨大的朱红大门镶嵌着碗口大的铜钉，大门两侧雄踞着两对高大的石狮，两列士兵，手持长枪威风而立。三虎整了整衣冠，趋前问讯。

听说是来找丞相，队列中走出一位军官模样的人来，问明了情况，亲自带领三虎来拜见管家。管家是个细眉大眼的白发长者，他先上下打量一番三虎，接着询问了三虎的家中情况，然后又利索地展信细读。当他得知三虎是智仙师太所荐，立刻满脸堆笑，吩咐看茶备饭并亲自陪坐小酌，席间攀谈甚是投机。管家姓杨名顺，是杨坚之父杨忠遗下的老家奴，几十年来忠心耿耿，鞍前马后地伺候着杨家两代，深得杨坚的信任和尊敬，因而对杨家的亲朋故友也特别熟悉。智仙师太对杨坚有养育之恩，杨坚对师太也十分尊敬，这一点杨顺自然清楚，再者值得智仙师太引荐之人，必然不凡，杨坚也一定会委以重任，所以杨顺对三虎也格外殷勤。

饭罢，杨顺安排三虎去见杨坚之妻独孤夫人，并特意嘱咐了注意事项。这工夫早有人通报了夫人。

他们沿着游廊穿过两座小巧的木桥，来到了后宅。这儿院子不大，三间正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看上去普普通通，和李家堡的堡长家差不多。正房门外两个值日的丫环见有人到，赶紧进去禀报，杨顺引着三虎来到了客厅，落座后，三虎扫了几眼室内陈设，除了几件必备的家具外，并无太多摆设。

不一会儿，独孤夫人在两个丫环的陪伴下从里间缓缓走了出来。夫人身着半旧的衣裙，慈眉善目，和颜悦色，全没有诰命夫人的倨傲。

三虎起身叙礼已毕，管家呈上智仙师太的书函。

夫人看完后笑着说：“既是师太引荐的人才，必然错不了，但不知你擅长什么？”

“蒙夫人垂问，三虎自幼习武，长拳短打，马上步下都识得一二，尤其擅长硬功，对兵书战策也略知几分。”

夫人乃将门之后，对此并不陌生。



“好啊，现在国家正值危难之秋，正需要为国出力的将才，你来得正好，随公一定会高兴的。”又转过来问道，“管家，老爷还没回府吗？”

“大概快了，已经派人去候着了。”

“你先把三虎安顿好。他这一路必然辛苦，要好好休息一宿。”

次日，天刚蒙蒙亮，三虎就早早起来练功了，这是多年养成的习惯。他先打了一套李家拳，这套拳法依五行相生相克的原理，刚柔并济，变化多端。练完套拳，三虎又手持长棍，舞了一套棍棒三十六式，这也是师父李季首创的，实用性很强。运一口丹田气，棍棒所指，鬼神难逃，舞到精彩处，只见周身被棍棒所绕，似有千百条棍子在旋转。

这一套表演，早被立在远处的杨坚瞧在眼里，只是不忍打断。三虎刚一收势，一旁伺候的小童忙上前告诉他丞相来了，三虎顿时又惊又喜，急忙随小童来见杨坚。

其实，杨坚到此也并非完全是为了三虎，他本来就有早起的习惯，这还是他在寺院中养成的，多年来一直如此。昨晚回来后，独孤夫人就向他禀明了三虎的到来，杨坚也想见一见。准备早饭后安排个时间，召见这位后生，不想在此遇见了练武的三虎。三虎不凡的武艺让杨坚着实高兴，现在又见三虎的形貌，更是满意。三虎八尺有余的身材，往那儿一立，如一尊山神，威武中透出一股儒雅之气。

三虎对杨坚渴慕已久，今日得仰尊颜，兴奋之情，无以言表。杨坚身躯伟岸、美髯飘拂、目光深邃，气度不俗。三虎趋前执礼相见，杨坚以手相挽，边走边问了些智仙师太的近况及一名法师的消息。当下便安排三虎为护卫，负责相府安全，并赐名李圆通。

此时的杨坚，担任左丞相尚不盈月，人事安排刚刚敲定。

杨坚任命郑译为丞相府长史、内史上大夫，刘昉为丞相府司马。此二人皆是杨坚在太学时的同学、宫中的朋友，积极支持杨坚主政，是杨坚入主丞相府的主要策划者。任命原内史上士李德林为丞相府掾属，负责处理日常军机要务，命心腹高颍为丞相府司录。李德林原为北齐通直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文典机要，且与名士颜之推同判文林馆事，是名满天下的文人才子。齐亡后，为周武帝所用，授内史上士。

时移势迁，周宣帝任用佞幸，李德林英雄无用武之地，常叹时乖命蹇，期盼时来运转。其时，经杨惠——杨坚的侄子牵线搭桥，才使他能够一展才学，施展抱负。高颍与杨坚夫人独孤氏交往甚厚，精明强干，智勇双全，甘冒灭族之风险支持杨坚。这两位奇才在杨坚辅政之初，一外一内，一武一文，成为杨坚的得力助手。



另外，他任用堂弟杨弘、侄姐夫窦荣定领“左右宫伯”，任妹夫李礼成为上大将军、司武上大夫等。这样以自己的亲属故旧控制京中部队和都城官府；加上李德林、高颍甘心入主相府府属，郑译和刘昉等人掌握中枢部门，京师大局已牢牢控制于杨坚之手。一个月来杨坚宵衣旰食，人虽瘦了一圈，但自己的辅政地位却大大巩固了。

这一不菲成绩的取得一部分应归于夫人独孤氏，在这多事之秋，他庆幸自己获得了夫人的巨大帮助，她的智慧与干练，杨坚深为叹服。每每想到夫人，杨坚心里就涌起阵阵暖意，他为拥有如此聪明能干的夫人而自豪。

独孤氏是他父亲的老上司上柱国大司马独孤信最疼爱的女儿，被父亲视为掌上明珠而呵护有加。杨坚非凡的仪表吸引了独孤信挑剔的目光，几经考验，独孤信决定把十四岁的独孤伽罗嫁给杨坚。

婚后的伽罗，持家、育儿、相夫、伺候公婆，和杨坚同甘共患难，彼此相亲相爱。特别让杨坚佩服的是她既是贤惠的女人，又是女中豪杰。

婚后最初的几年里，杨坚是在幸福和惶恐中度过的。

557年初，恭帝禅位于孝闵帝，北周代西魏。九月，孝闵帝被权臣宇文护废杀，明帝即位，杨坚被任命为右小宫伯，晋封为大兴郡公。宫伯掌管皇宫宿卫，右小宫伯为副职。在此之前，杨坚已被授予散骑常侍、东骑大将军仪同三司的勋衔，封成纪县公。

明帝虽然即位，但皇权旁落，掌权的仍是宇文护。

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儿，曾随宇文泰参加过西魏建立初年的历次战役，有勇有谋，颇有政治头脑。宇文泰是西魏的实际领袖，代魏之心路人皆知，临终前，他托孤于宇文护。

继立的明帝宇文毓是宇文泰的长子，早已成年，又聪明好学，再说又是独孤信的女婿，宇文护始终放心不下。对明帝的监视更甚于孝闵帝。为了避免嫌疑，就连独孤伽罗也少与姐姐往来，虽然姐姐已贵为皇后。

面对这种复杂的政治背景，杨坚的感觉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也练就了他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政治敏锐和果敢机智的应变能力。

在右小宫伯的位置，做得机灵，上可博得权臣宇文护的赞赏，下可获得众大臣的尊重，跟奴才太监也可处得融融洽洽；而做得呆板，只会吃力不讨好，里外不是人。

这些对于初入仕途的杨坚来说，哪里能体会得到呢？父亲杨忠不仅是员虎将，也是位具有清醒头脑的政治干才。父亲的言传身教使杨坚受益匪浅，但更多的时候，是和夫人独孤氏两人共同探讨。

杨坚夫妇感情诚笃，无所不谈，宫中的风云变幻，杨坚谈得最为细致。



独孤氏提醒杨坚，对左小宫伯——杨坚的顶头上司，要表面上尊敬，凡事多向左小宫伯汇报，请他指教；对下属宫卫，要多体贴，多关怀，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要突出一个“义”字，宫卫家中发生困难要出钱出人去帮助；对朝中勋臣干才不要得罪他们，要有分寸地尊敬他们；而对皇帝身边、宇文护身边的近臣或耳目，只需同他们发展私人关系，不结伙，不入帮，处事的准则是大事清醒、小事糊涂。特别是同宇文护的关系要格外慎重，既不能亲近他，又不能疏远他，因为此人虽然可以逞雄一时，但处于矛盾的中心，仇家又多，恐难善终，敬而远之乃上上之策。

独孤氏的分析确有见地，杨坚开玩笑地对妻子说：“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后来形势发展，一再证明这种处事策略是完全正确的。

明帝执政期间，杨坚经历了三次生死考验。

孝闵帝死后，太监小九因出力不少而荣升宫中总管，成了宇文护面前的大红人，在宫中权势炙手可热，连明帝也不得不畏惧他三分。

一天午后，他派小太监递给杨坚一封信，信中大意是说对杨坚敬慕已久，想邀杨坚到他府上一叙，届时务请光临。这封信写得软中带硬，着实让杨坚大伤脑筋。

从感情上说，杨坚看不起这种人，卖主求荣，无德无行，怎能与之共事；从理智上讲，这种人是小人得志，如若惹怒了他，他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再深一层想，他这样做未必不是奉着宇文护的指示办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更糟，杨坚犹豫不决。

回到家，父亲杨忠当即表示不能去，亲近小九等于明示与众勋臣为敌，因为此人的行径已引起不少老臣的厌恶，夫人的意见亦是如此。只是如何化解这一难题，让人颇费思量。

怎样才能既不引起小九的不满，又能顺利推掉邀请呢？

“你不是说你有个太学同学在宫里很得势吗？”

夫人的一句话提醒了杨坚：“对，找郑译去。”

杨坚从心里不喜欢这个老同学，他不但学业疏陋，而且品行不端，是个见利忘义之徒。虽然如此，但毕竟同窗三载，而且郑译对杨坚佩服得五体投地。

“对，让郑译去为我消这个灾！”

杨坚派家人持书信把郑译请到家中，郑译本有意结交杨坚，所以乐意前来。这时，杨坚已装扮得七分病态，他拉着郑译的手，先叙旧情，又谈现在的苦闷，最后说：“我实在只是个书呆子。右小宫伯尚且力不从心，常恐有负圣意，有负丞相大人的栽培，哪堪重任呢？你看看我这样子，唉！三天五日便生一场病，可不巧，今天又接到了小九公的请柬。我这个样子，怎么去得了呢？



第二回

荐英武圆通传信，讨昏聩奉忠拟檄

还请老同学您百忙中为我在小九公面前多谢美意，请他多多包涵。病愈后，杨坚当登门谢罪。”

说毕令家人端上八铤裸金。

“还请老同学代我多多周旋，杨坚感激不尽。”

“客气！客气！老同学相托，我定当效劳。好在我同小九公交往甚厚，这话我一定带到。”

这一次侥幸过关，杨坚有种劫后余生之感。但接踵而至的人祸，几乎使他措手不及。

不知是哪个阴险之徒，向宇文护进言，说杨坚面藏反相。仅这一句话就可置杨坚于死地，那时节，杀人放火犹可赦免，唯有反叛一罪，杀无赦！没有反叛，有反相亦是必死无疑。可怕的是宇文护又将此事禀明了皇上。明帝也是将信将疑，于是暗中派人给杨坚相面。

说来也是天佑杨坚，这两个相面术士都认识杨坚，也曾给杨坚相过面。一个是名满京城的来和，一个是北齐的名士张宾。两人相面后都向明帝和宇文护说明道：“此人虽面目清奇，但无大贵之相，也不存反相，将来最多官至大将军，不必太虑。”其实他们中只要一人稍有微词，杨坚顷刻间便会人头落地。

后来来和、张宾两人又暗见杨坚，告之一切，杨坚自然感激不尽。

“大恩不言谢，将来杨某若有出头之日，一定要重谢二位的再生之恩！”

从此以后，杨家上下无不为杨坚捏把汗，不知何时便会祸从天降。

独孤夫人整日焚香祷告，求佛保佑。

时过不久，明帝被宇文护派人鸩杀，凶手是小九。但宇文护贼喊捉贼，下令彻底追查，严惩凶手和玩忽职守的宫女、太监和护卫。一批无辜者被杀，成了替死鬼。杨坚身为右小宫伯，犯有统领失职之罪，难辞其咎，着令斩首。

消息传来，全家震惊，杨母当即昏厥过去。杨忠虽亦悲痛欲绝，却不能出面，如果出面，事情可能会更糟。

这时独孤氏虽也五内俱焚，但情急生智，忽地想起父亲的老部下侯伏侯万寿，侯万寿当年是父亲一手提拔的，虽多年少有走动，但总不至于不念旧恩吧。再说 he 现在是宇文护的左右手，他的话分量很重。他虽然投靠了宇文护，但那是情不得已，生活所迫。

独孤伽罗马上飞奔至侯万寿处，哭诉着请求他救一救杨坚。

侯万寿听完独孤伽罗的哭诉，二话没说，立即吩咐备马，上马直奔丞相府，他一路飞驰，进到相府，三步并作两步，直趋议事厅。

宇文护正与几个下属商谈议事，见侯万寿急匆匆赶来，忙问何事。侯万寿气喘吁吁地喝了口茶，急切地道：“我闻护公要斩杨坚，可有此事？”



“我正有此意。”

“我以为不可。现在新君刚立，宜做安抚，若大开杀戒，恐人心不安。我为君想，当下应免去杨坚死罪，让其感恩戴德，戴罪立功。如此可稳住一大批老臣之心，望丞相三思！”

说完又望了望其他几人。内中一人名刘昉，与杨坚交厚，见侯万寿为杨坚求情，也跟着求情，其他几人亦一齐紧随求情。

宇文护见此情景更坚定了除掉杨坚的决心，心下暗想：连我身边的人都能为他求情，可见此人能量之大，此人绝不能留！但众人面子又不好驳，意欲暂时顺水推舟，日后再图良策。

宇文护稍作沉思，态度忽地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爽然答应道：“诸君既然一致求情，那就免去死罪，但不作惩罚又难向皇上交代，姑且罚他一百大棍。”

行刑时，几个曾被杨坚帮助过的护卫将棍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只听叭叭的响声，实际并没打多重，所以一百大棍下来，并未伤筋动骨，十天以后即可行走如常了。

可杨坚在家一待就是半年多，名为养伤，实为避难。

继位的周武帝宇文邕，是孝闵帝、明帝的皇弟，宇文护继续把持朝政，权势日炽。宇文护见到武帝不行君臣之礼，而以家礼相待，朝内朝外，宇文护一手遮天。

这样，杨忠父子的处境更为艰难了。宇文护故意冷落杨忠，对杨坚更是不信任，杨坚虽已右迁至左小宫伯，但有名无实。

保定三年，杨忠出兵塞北，与突厥合击北齐，兵锋所指，捷报频传，数日连下齐二十余城，兵临晋阳城下，北齐朝野震惊，急派大军驰援晋阳。晋阳乃北齐重镇。杨忠虽兵微将寡，但战绩辉煌，国人皆翘首以望。武帝对此评价甚高。后宇文护率军伐齐时，骁勇善战的杨忠却只能偏师策应。

对此，杨忠倒不以为然，但年轻的杨坚怒火中烧。杨忠反复告诫儿子，要保护好自己，必须要伪装好自己，给人一种淡泊名利、无心政治的印象。

此时的杨坚内心充满了矛盾与迷茫。少年的壮志时时冲击着他，师父的教诲声声激励着他。但眼前，时而是宇文护狡诈而凶狠的面容，时而又是鲜血淋漓的杀人场面。面对高悬在头顶的随时可能落下的屠刀，杨坚苦苦思索着对策。

记得七岁左右时，师太告诉杨坚：“你不是凡人，是护法金刚转世，将来是要成就一番事业的，要成为一代天骄，就一定要记住我的话。”这话从此便在杨坚的心里扎下了根。

智仙不仅教习他佛理，传授他佛经，还注重培养他的气质和意志力。师太让



他从面壁开始，一练就是半年，直到心如止水，稳坐如佛。冬天，滴水成冰的天气也在院子里跑上一百圈；夏季，烈日当头的时候，还要练习“禅功”。

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几年的工夫一晃就过去了。十来岁的孩子看上去沉稳老练，言行举止中自有一种内在的成熟。

当十三岁的杨坚来到太学，处在一群半大的孩子中间时，立即引来众多复杂的目光：有羡慕的，有友善的，有轻视的，也有嫉妒的……这些孩子们毕竟都出身豪门，对杨坚这种不卑不亢的态度反应很大，杨坚不在乎同学们的议论和态度，依然按照师父和父亲的要求习文练武。

在太学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志趣相投的同学。有后来成为其姐夫的窦荣定，成为其妹夫的李礼成，还有后来支持其完成大业的柳裘等人。他们几个常相约至长安郊外踏青赏春，谈古论今，他们也爱在月光皎洁的秋夜饮酒赋诗，尽展才华，有时也骑马驰骋，看山川地理，谈行军布阵，壮怀激烈的神情令人称羡不已。

杨坚在太学的几年里不仅学到了本领，更主要的是结识了一批贵族子弟，为他的帝业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武帝继位以后，北周国力继续增强，而与此相反，与其相对峙的北齐和陈朝却国势日衰。北周积极调整战略，南御陈军，北伐齐人。

也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搁置多年的杨坚终于获得了升迁的机会，被提升为大将军，赴随州任刺史。

临行前，杨坚与父母洒泪相别。此次之行，因为路途遥远，他没有带上妻子和孩子。杨坚准备在随州安定下来以后，再接他们。独孤氏没有送他，她不忍看丈夫离去的背影，只让长女杨丽华、长子杨勇代母送行。

随州地处偏远，但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易守难攻，因此，周、陈两军在此争夺十分激烈。宇文护派亲信宇文直镇守这一带。

杨坚刚到这里，就意外地见到了太学时的同学庞晃。庞晃现在是大司空卫国公宇文直手下的大将军，也是宇文直的亲信。但他并不是死心塌地为宇文直效力，他有自己的主张和处事原则。他对杨坚的印象向来很好，杨坚的到任使他非常高兴。庞晃作为重要官员陪同宇文直盛情款待了杨坚。宇文直虽是宇文护的心腹，但对杨坚并无恶感，甚至对他的才华略有所闻。

出于礼节，宇文直三天后派庞晃回访了杨坚。杨坚设家宴予以招待，席间谈话甚多。

“杨兄此次出任随州刺史，又进位大将军，可喜可贺啊！”

“多蒙皇上错爱、宇文丞相大人栽培，今后还望庞兄多多指点。”杨坚话语平静，面无喜色。



虽然庞晃一再表示出友好，但屡遭厄运的杨坚，心中的坚冰依然冷固，他对庞晃的戒备也不例外，更何况庞晃和宇文护集团的关系很特别。

“杨兄的处境和遭遇小弟也有耳闻，但自古英雄多磨难，兄长吉人天相，自有神灵护佑。我观兄长，日后定有大贵之日！”

“兄弟岂可乱讲，今日虽酒后之语，但若传嚷出去，是要祸及他人的。”

“小弟绝非醉话。当今形势，虽宇文护掌权，但他心狠手辣，杀人太多，已四面树敌，迟早要天降大祸于他。兄长虽暂处下风，怎知不是天意安排？”

杨坚默然无语，他遥望着辽远的星空，心里暗自祈祷：“愿佛祖保佑我杨坚成为那颗最亮的星辰！”

庞晃自此与杨坚交往甚密，遂成知己。

一日，两人到山中打猎，时已黄昏，林中森然，蓦然间一道五彩光环现于杨坚头顶上方，庞晃万分激动地告诉杨坚，杨坚先是一惊，继而淡然一笑：“一向如此，不然何以有诸多灾难。”

他们返回途中，突然从树林中窜出一只斑斓猛虎，挡住了去路。这一带山高林密，常有猛兽出没。猛虎向着他们长啸一声，围着他们转了三圈，又伏于地上望了一阵，然后纵身一跃，跳入林中不见了踪影。

两人这才回过神来，已是冷汗淋漓。二人虽是武将，但事情毕竟来得突然，让他们措手不及。不过事过之后，两人似乎都心领神会。杨坚更坚定了自己的目标，庞晃也如聆圣音，对杨坚更是俯首帖耳，自此以后便努力奔走于宇文直和杨坚之间。

天和三年春天，一封家信从长安捎来，信中言母亲病危。杨坚刚一读毕，就脸色大变，骤然气绝，吓得臣僚们又是掐人中，又是唤郎中，忙得一团糟。

杨坚醒来后，号啕大哭，只哭得天昏地暗、死去活来，任谁劝也劝不住他。不得已，家人请来了庞晃，庞晃看到杨坚时，见其形容憔悴，两眼红肿，也不禁心酸起来，庞晃待杨坚稍事平静下来，便劝杨坚告假回家侍母。杨坚于是急修两封书信，一封让庞晃转交宇文直，一封派人十万火急送至丞相府。

宇文直也无心挽留杨坚，准其告假，派庞晃代他送行，只说军务繁忙，不得脱身云云，让杨坚保重身体，代他问候老夫人。

庞晃与杨坚虽是同学同僚关系，此时二人交往甚密，庞晃已心属杨坚，遂密约杨坚若起事，当倾力相随。庞晃一直送杨坚至随州地界方回。

杨坚的到来使母亲的病情减轻了许多，杨坚一颗悬着的心也稍稍放了下来。经过一番深思熟虑，杨坚决定请求皇上准许自己留在长安伺候母亲。他深信提倡孝道的皇帝会答应，这样做更可一举三得：一来可以尽孝道；二来深居简出，便于保护自己；三来可以就近观察朝中动静，及时掌握局势的发展，以伺机从中取



利。这时宇文护正忙于东征事宜，对杨坚的迫害也就暂时放在一边了。

残冬，正如这不可逆转的季节一样，朝中的形势发生着微妙的变化。

东征由于策划不周导致失败，宇文护为推卸战争责任，罢免了将军主帅侯万寿和侯龙恩的上将军之职，侯氏兄弟遂与宇文护有隙。后来，陈军在沌口大败宇文直之师，宇文直损兵折将，几乎全军覆没，宇文直也受到免职处分。宇文护更是恨铁不成钢，自己的亲信都被委以重任，而如此重要的战事失利却让他大失颜面，他也只好挥泪斩马谡了。从此，宇文护集团的内部矛盾也越来越大了。

天和三年，杨忠病故，杨坚按例承袭父爵随国公。

庞晃借吊唁之机，又来到杨府与杨坚密谈，这时他也因宇文直事件受到牵连，赋闲在家。作为原宇文护集团的一个重要成员，庞晃深知宇文护的实力和弱点，他向杨坚分析道：“现在的宇文护虽貌似强大，但重要的助手已经和他离心离德，宇文护一党渐呈分崩离析之态，尽管他现在仍然八面威风、声势远播，其实是强弩之末势，没有多少实力了。局外人仍以为他的地位坚不可摧，但在我看来，只要两处边境事急，朝中兵力空虚，再联络旧臣内外夹击，里应外合，宇文护的势力顷刻间便可瓦解。宇文护势力一倒，朝廷内缺良臣，外乏猛将，这大周的江山岂不唾手可得！”

“即使宇文护势力消除，形势也未必如此发展，庞兄是否真的了解当今圣上？我倒以为当今圣上并非庸碌之辈，也并非心甘情愿做个傀儡皇帝，他这样做完全是迫于无奈，是一种聪明之举，他的忍耐和退让比起他的两位皇兄要高明得多，他成功地麻痹了宇文护，也就基本解除了被废、被杀之虞。我以为宇文护最终要败在宇文邕手中。我们现在不可心急，静观形势发展。当隐则隐，当静则静，我们现在唯一可做的是多结识些有胆识之人，但不要结党，只保持个人关系，这既是安全之策，又是当务之急。”

正如杨坚的判断，武帝确是位胸有谋略的智者，多年来韬光养晦、口不言权，唯宇文护之令是从。

大概宇文护也以为这位亲手扶起的挂名皇帝永远也不会危及自己的权势和地位了吧，他对武帝的监视也渐渐地松懈下来。武帝登基伊始，他的侍卫和宫中太监几乎全是宇文护精心挑选的，他们定期直接向宇文护报告武帝的全部活动。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报告的内容始终没有变化：早上侍弄侍弄花草，或逗逗那几只黄白相间的鹦鹉，上午到御书房读读书、练练字，下午到周妃或王妃那儿下下棋——但棋艺不精，赢少输多。宇文护也同他对弈过，棋技的确平平。晚上多是观看歌舞，由一群宫女组成的乐队和舞队专门为皇上演出。

这样的密报开始倒有些吸引力，可日日如此，宇文护干脆由一日一报改为半



月一报，但武帝依旧是那样乐此不倦地单调地生活着，似乎再也没有别的要求和举动。

武帝身边的宫卫和奴仆们也慢慢地同他亲热起来，因为他没有脾气，他们绝不会担心受到斥责或处罚，比起别的宫里的宫女和太监，这似乎是他们前世修来的福。几个宫卫和太监甚至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和任务也告诉了武帝，但武帝佯装毫不在意。

机会终于来了，天和七年，武帝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成功而出色地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诛杀了权臣宇文护，收回了旁落多年的政权。

就在这年仲春，杨坚和庞晃密商通过宇文直向武帝进言，可利用宇文护远在同州（今陕西大荔县）的机会，秘密采取行动。一向对宇文护深为不满的左宫伯中大夫宇文神举，内史下大夫王轨和右侍上士宇文孝伯等十余人，先后秘密聚集起来，经过近一天的商议，初步议定了两条方案：即把宇文护引到京城，趁进宫之机杀掉他；或者是派武林高手埋伏在他回京的途中袭击。

但前者必须要做得不露声色，一如平常，要把宫卫、宦官和宫女中的亲信全部安排妥当，不能有一点异样，否则老奸巨猾的宇文护便会察觉到情况的变化；而后者如果干得干脆，收效会更好，但问题是宇文护警卫森严，出行时，总是前呼后拥，不易接近，而一旦失手，势必打草惊蛇，引起宇文护的警觉与怀疑，反倒不美。

方案由宇文孝伯暗中携带进宫，密报给武帝，武帝看后，终于决定将一个在心中酝酿多年的大胆的计划悄悄进行。

三月十五是皇太后的七十大寿，宇文护提前三天赶到了京城，随他前来的还有一千人马的精锐铁骑，统领是庞晃的磕头把兄弟李勇。

宇文护回京后，首先去了皇宫，一来为拜见皇太后，二来是谒见皇上。

宇文护虽然大权在握，但毕竟是臣子，必要的礼节还是得讲的。武帝见到宇文护，显得十分亲热，嘘寒问暖，无微不至。

忽然武帝话题一转，无不忧虑地道：“太后春秋已高，却颇好饮酒，朕虽屡屡进谏，但未蒙垂纳，兄长今日入朝，还望能大驾前往，劝劝母后。”说着从衣袖中取出一纸文稿——谏文《酒诰》。

武帝殷勤地陪同宇文护前往含仁殿谒见皇太后，行过大礼，宇文护果真取出《酒诰》读起来。《酒诰》写得极为真挚，且文字深沉，读来朗朗上口，宇文护读得特别投入，动情处竟有些哽咽。

就在这时，一旁的武帝不动声色地绕到其背后，悄悄于袖中抽出玉挺，突然扬起，猛击宇文护后脑，宇文护完全没有防备，立时倒地。紧接着宇文直从旁边的布幔后“呼”地跃出，举刀便砍，宇文护的脑袋顿时和身子分了家，血流满



地。可怜威风一世的宇文护哼都未哼一声，便一命呜呼了。

蒙在鼓里的老太后见到这个场面，登时吓得面色苍白，哆嗦着不敢再看。

在城外军营里，庞晃正与李勇推心置腹地进行长谈，李勇紧锁的眉头渐渐舒展开了。

第二天，艳阳高照，李勇在庞晃的陪同下晋见武帝。武帝神采奕奕，热情地接见了他们，一席话使残存在李勇心里的疑虑全扫光了。武帝加封李勇为大将军。李勇乘兴而来，满意而归，遂率领一千精锐星夜赶回同州。后李勇任同州总管，率军为武帝南征北战，立下汗马功劳，这是后话。

在长安城内，宫卫在宇文神举的率领下，包围了宇文护府，宇文护之子宇文会、宇文至、宇文静、宇文乾嘉、宇文乾基、宇文乾光、宇文乾蔚、宇文乾祖、宇文乾威等对突如其来的政变毫无察觉，一个个都稀里糊涂地搭上了小命。

在皇宫大殿内，被圣旨诱召而来的宇文护的亲信侯龙恩、侯万寿等几十人一人入内宫，便被卫兵擒获，即时斩杀。

至此，宇文护集团的骨干分子几乎全部清除，鲜血染红了大殿，污浊的血水从殿内汨汨流向了殿外。外任的一些党羽也同样以各种理由被逐渐召回，一一杀死，一场干净、彻底的政变，在杨坚的秘密导演下成功地闭幕了。

在宫里，王轨与宇文孝伯等紧急起草了声讨宇文护的诏书，准备迅速发往各处，诏书内容大体如下：

朕即帝位以来，已十三年整。十三年来，皆由冢宰把持朝政。冢宰宇文护目无君长，行违臣节，心怀恶毒。且任情诛杀、肆行威福，朋党比肩，贿赂公行。喜爱之人便加以类传，厌恶之族便横加残害。朕的许多施政意图，皆被其肆意抑制而不得实行。正是如此，天下户口锐减，征赋加剧，家家贫穷，户户哀告，民不聊生。如今天下尚未统一，东有高齐、南有陈朝，正需加强武备。而侯龙恩、侯万寿等人，未立军功，先居上将之位，家中高门峻宇，甲第雕墙，实为同恶相济之党徒。如今，朕已肃正刑典，诛除首恶，其余凶党，亦皆伏法。从此维新朝政，与民更始。

结束了宇文护专权的时代，武帝终于实现了朝政的统一。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武帝为了庆祝这一胜利，把这一年改为建德元年，表明他欲推行新政的意志和决心。

结束了宇文护的高压政治，也使杨坚长长地舒了口气，在宇文护被诛当天，他与夫人独孤氏把酒畅饮，这是多年来最高兴、最舒心的一天。他拥着独孤氏，忘情地说：“人逢喜事精神爽，今晚，我们再重温一下新婚之夜的甜美。我的体内正涌动着一股激情，也许我杨坚政治上的春天悄然而至了。”

独孤氏轻点杨坚的脑门，正色道：“你还是把这激情用在治国平天下中去



吧，笑到最后才是赢家。”

杨坚的冲动遂而平静下来，拱手道：“多谢夫人提醒！”

杨坚密切关注着朝政的变化。

武帝加强了对军队的直接控制。对诸军都督以上将官，亲加慰抚，令不少军官为之感动。后武帝东征，这批人中大都拼死以战，以报皇帝的厚爱。

武帝很注重军队的整训，不仅亲自传授用兵之道，而且频繁进行实战训练，使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加强，为今后的统一战争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武帝经过长期总结和思考，对宇文泰所创立的府兵制进行了改造。

西魏时的府兵制，共置二十四府，分属于二十四军，由六大柱国大将军分领，下设十二大将军，宇文泰为最高统帅。杨忠生前就是十二大将军之一。

府兵全部挑选有勇力的农民充当兵士，免除本身的租庸调，平时仍从事生产，只农闲受战阵训练。另立军籍，可以随时调发。这部分力量，成为西魏的主要武力。

经过改造，府兵成为皇帝的侍卫，兵士改称侍官，隶属中央六卫，由皇帝统帅。

武帝同时把大量坞堡村落等豪族武装吸纳为国家军队，既消化了地方闹独立的军事基础，又消除了鲜卑将领对军队的把持。一举多得，杨坚暗暗为之叫绝。

后来，杨坚在开皇之初，便继承了武帝的这一成果，所不同的是，把府兵分隶于十二卫，军人称卫士，户籍改属州县，从事生产，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和对武帝成果的借鉴是分不开的。

武帝的英明像一轮耀眼的太阳，令人眩目，但杨坚的心中却隐隐有着一层淡淡的忧愁。

鉴于宇文护以天官擅权，武帝令其他五府总结天官的历史教训，规定：大冢宰不兼他职，与五卿并列，实际上等于是把军政大权归于皇帝一人，无形中加强了皇帝的政治领导作用。这也是武帝多年来对政坛积弊深思熟虑的结果，是对秦汉政治架构的继承和拓展，反映了他对汉族文化，特别是对儒教精神的偏爱和厚积。

周武帝的一系列改革掀开了北周最辉煌的一页。

南北朝时期，正是我国佛、道大发展时期，尤其是佛教，无论是在北方的黄河流域，还是在南方的长江流域，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佛寺、庵堂遍布各地，人烟稠密的市镇、人迹罕至的野岭，凡是有人的地方，就能看到佛教徒，仅北周境内，僧寺、尼姑就数以十万计，大批青壮年沉迷于晨钟暮鼓中。

前方需要战士，后方等待着生产，人力吃紧。佛教和道教对蒸蒸日上的周朝



产生了巨大的消极影响。武帝不得不借助文化、政治手段进行干预。

武帝规定：在各种文化中，以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

武帝对佛教的冷落，令杨坚费解和不悦。

多年对佛理的参悟，使杨坚对佛教产生了极深厚的感情。武帝的行为大大伤害了杨坚的感情。而武帝的这一倾向还在不断发展了。

武帝亲政的第三个年头，他诏令全国：

僧人们必须脱下僧服，蓄起头发，离开终日吃斋诵经的寺院。

所有道士必须脱下道袍、扔掉道冠，离开常年设醮炼丹的道观。

所有方外之人，要拾起锄头，扛起武器，做一个自食其力的俗人。

佛像、天尊纷纷被毁，道经、佛经焚烧殆尽，寺庙、道观尽赐王公，充为邸宅。

杨坚无法忘怀十三年中佛寺的日日夜夜，他难以割舍对佛法、佛理的依恋，他又想起了智仙师父对佛教的坚定与执著。

“如果有一天……我一定要把颠倒的乾坤翻过来！”他暗暗发誓。

禁佛风波刚刚止息，花喜鹊便喳喳地飞到杨坚府中的老槐树上叫开了。

喜从何来？

喜从皇宫中传来，从武帝的眉眼间传来。

武帝寻寻觅觅许久，决定纳杨坚的长女杨丽华为太子妃。

武帝宽厚的大手一把拉起行过大礼的杨坚，舒心开怀地说：“两家联姻后，要更像一家人，荣辱与共，风雨同舟。”

一句话化解了杨坚浮在心头的愁云。杨坚喜不自禁，因为，这一天，是杨坚期待已久的，也是他精心策划的结果。

杨坚在宇文护时期备受冷落，甚至险些丧命，他把希望寄托在武帝身上，但建德初年的一系列重大人事安排，除了比较重用元老重臣，杨坚并没得到新的任命，一个信念又在他心头升起。

他约来了姐夫窦荣定、妹夫李礼成、堂弟杨弘及好友庞晃。

一个新的计划在酝酿着。

联姻，和皇家联姻，这是个大胆和诱人的主张。楚楚动人、贤淑聪慧的女儿给了杨坚新的希望。

庞晃的夫人和宇文直的夫人是表姊妹，相处很好。新年刚过，她们俩相约到皇宫去拜谒太后和皇后。

在皇子宫里，她们亲热地谈着，话题渐渐转到儿女的婚事上。太子宇文赟已到结婚年龄，但尚未纳妃，皇后和皇上准备在王公大臣家中挑选一位品貌端庄的姑娘，举荐的人选多如仲春之花，但往往只一个照面，皇后便给打发了。